

王东马：精神气质

如果可以如此分类的话，王东马的创造性的谈论将空间交互和自然物质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自然物质又反过来微妙地体现了个人交互，感官知觉，最后再含蓄地回到朝生暮死，怀旧和短暂的情绪上来。

人类利用跟踪活动和感官跟踪活动与这些有生气的物体诸如大木柜、镜子、桌子和衣柜相互作用，如此一来，这些物体的重生就复制了一个精神气质。丢失的物体唤醒那段时光，为事物当前的实际存在提供一个重游的机会。当今每天所见的全息摄影术，监控器，等离子屏幕和技术器械都是我们集体体验唤醒的一部分。

当一个人照镜子，而镜子是一把世纪之交的、布满划痕、失去光泽的镜子的时候，一个透明的形象就浮上水面了。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脸庞，而是一个虚构的创造。机器中的鬼。橱柜透着一股古老的怀旧的乡村气息，它的抽屉随意打开的，我们走到橱柜边去；诗稿出现在窥镜上，就连日常用品都已经经历了科技革新。在模仿游戏中可以对应着手势和脚步来发出声音，但声音的艺术性完全无法通过视觉方式来体现，这一点让人倍感惊奇，诱导着观众。王东马的成就是和诗人，声音艺术家，技术师们以及他们对他创造性本能的影响的直接实验结果。尽管无法在第一眼就判定这部作品出是中国的或是东方的，但隐蔽肖像的流动性和相当模糊的诗歌参考都说明有此种精神上的爱好的作品绝非产自西方，它看起来似乎是非认知性的，模糊的，而非坚决的，有意图的。我们发现创作中单单指向儿时和“梅梅”的记忆以及光面美学问题，利用“日本色情描写”来折射出男女作用的二分法只是“他想要的就是她需要的”的一个重要信号。人类和亲密在物质创作的艺术品中是相互联系，互相超越的。原始的和复制的家具混合在一起，引导我们去质疑我们的年代，质疑时间的构造。

上海拥有过多的想象的历史，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曾经一度苏州河岸到处都是大商店；而西方文化的早期影响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富饶的阶级中形成了一批贵族中坚分子。建筑上的深入影响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在工匠店和隐蔽的工厂，古物的生产从未间断过，工匠们避免重复他们自己祖先那些无休止的复制。因此，在上海精神遭受不断毁坏和损失的情况下，王东马所选择的道路就更为辛辣和中肯。

该艺术家似乎要重新界定我们怀旧之美的定义，在电子生活和时间轨迹相冲撞的情况下，国际传奇的时代就已经被解构了。如果精神是客观存在的话，那也只是短暂的幽灵现世，而不是在异世的传统表示法里通常描述的狂喜或文明人。看起来他们备受折磨，口齿不清，沉默不语……艺术家从诗人那儿摘取的一段传播文字引发一种模糊气氛，人感觉是被截肢了而不是受惊吓了。身着我们时代的服饰，说着我们时代的物理语言的哨兵，刚开始沉默地应对我们起初空虚的手势，出现了，再出现，但他却是被关在不知来历的古代笼子中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呢？怀旧之情和日常用品的亲密关系在他的作品中架构在了一起……王东马的作品将经验和他人的阐述嫁接在了一个艺术声音中，与历史神话，感知和时间相对。该如何来应对他的时空作品呢？

R A Suri ---2008-04-04